

從明朝哲學到當代中國

——中國近代實踐思想的發展之一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實踐哲學的兩個維度

實踐(praxis)作為一哲學理念，最先來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他認為人類有三種基本的活動，一是思想的學問(Contemplative science)，由之而產生真理的知識，如形而上學與物理學；二是造創作的學問(productive science)，由之而產生有用的事物或美的事物，如詩歌；三是實踐的學問(practical science)，由之而產生良好的行動，如在政治上研究關乎公民的尊貴與快樂。實踐的學問是對城邦政治體制的反省，以別於研究宇宙存在本體的形而上學。

實踐哲學在西方的發展，產生兩個維度，一是政治，一是道德。

馬克思的實踐哲學，強調「哲學家不單在要理解世界，更且要改變世界」[1]。這是要尋求政治上改變惡的制度，建立美好的世界。

康德寫《實踐理性批判》，真實踐哲學是從實踐理性探討道德的基礎，展示出

道德是一種實踐，哲學反省在顯示道德作為一種實踐美善法則的無上命令，須設定自由意志、靈魂不滅及上帝存在。

中國哲學自古也是在思考這兩個維

度，一是古代聖王在一統天下之後，均思考如何「協和萬邦」^[2]的問題，這問題既是政治上尋求各族和諧，也是在道德上尋求聖王

能「克明峻德，以睦九族」^[3]。

周公在周朝統一天下之後，制禮作樂，建立禮樂文化，所謂

「禮之用，和為貴」^[4]。禮是彼此尊敬的行為模式，樂是用藝術樂音以

表達出不同者之間共同感情，禮樂文化的作用是在社會文化中創造和諧的共同行為與感情。

禮樂文化的建立，原先是政治的，以文化統一天下，如亞里士多德所論的良好行動。但當春秋時代禮崩樂壞，政治與文化秩序崩潰，孔子反省禮樂文化之本，以

摘要：探討實踐哲學在明代的發展，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在哲學上用良知這核心理念，來打通心、性、理與現實生活世界，統一知與行。他重落實的聖人生活，並不離開「事」，強調在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其後劉蕺山繼承這生活實踐之路，提出工夫的重心就是「慎獨」，慎獨就是以心為主宰，謹慎孤獨之時，心不流失。這是純實踐的修養工夫。並且強調了「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合。劉蕺山由之建立了實踐本體論，宇宙人生的本體是在人心性的實踐的過程中體現，用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瞭解劉宗周，那是「本體-實踐學」(onto-praxis)，本體與實踐為一體之兩面，本體衍生實踐，實踐衍生本體的新維度，本體的新維度又引發新的實踐，不斷的實踐形成存在本體開顯的過程。

關鍵詞：實踐，知行合一，良知，慎獨，修養，本體詮釋學

周公在周朝統一天下之後，制禮作樂，建立禮樂文化，所謂「禮之用，和為貴」^[4]。禮是彼此尊敬的行為模式，樂是用藝術樂音以表達出不同者之間共同感情，禮樂文化的作用是在社會文化中創造和諧的共同行為與感情。

仁為禮樂之本，所謂「仁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5]。仁的實踐是在人品格的建立，是一種道德維度的反省。中國文化重視和諧精神，重視天、地、人的和諧，其真正實踐是內在對自己與他人的尊敬，這是道德上建立美善實踐，由這實踐再回到良好政治的建立，追求在社會與政治現實上的和諧，成為大同的理想。

明末清初到現代的實踐哲學

明朝思想有一特質，就是庶民文化的興起。宋朝思想帶有精英特性，但宋朝敗亡後，原是政府中的知識精英，在元代多逃入山林，或隱藏於平民中，宋代理學思想的精神，就進入民間，而具有庶民的平實性、生活性與自由性。

明代文化思路是高度自由的，竟陵派詩人鍾伯敬說：「不泥古學，不踏前良，自然之性，一往奔詣」^[6]，說明他的作品超越

宋朝思想帶有精英特性，但宋朝敗亡後，原是政府中的知識精英，在元代多逃入山林，或隱藏於平民中，宋代理學思想的精神，就進入民間，而具有庶民的平實性、生活性與自由性。

古學的規則，按自然之性，自由創作，這充份顯示明代思想的自由精神。又文學評論家袁宏道在論其弟袁中道作詩時說：「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7]。提出了

「性靈」一理念，即思想創作，出諸人內在的靈魂心性。他在《答李元善》中說：「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字法句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8]。又說：「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9]。那是走出人為虛飾，由內心的純真自然流出。

明代思想文化走向純生活實踐，回歸人原始純真心性的自然流露，是一種生活實踐的哲學。這思路到清初，從個人修養，轉向對實踐中歷史事實的理勢分析，這實踐思想到近代，成為救國與革命的思想，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今日文化。歷五百多年，有一文化思想的傳承，是以實踐哲學

為主線，由知行思辨、慎獨修養、觀歷史理勢，到革命時的實踐反省，到改革開放、全面創新發展。整個民族文化的思路，是實踐哲學的反省。

中國人在明代反省生活與人性，經滿清入關、近代外國欺凌、到內戰內耗的艱苦、到革命統一到建國曲折、到改革開放、到走向富強，全民族文化在思考，尋求步步落實，在實踐上渡過每一難關，而發展了實踐哲學深度思維。此中的掙扎與思想，其實踐哲學可從王守仁開始。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思考的基源問題

明代王守仁曾在貴陽修文陽明洞天居住，自號「陽明子」，故被學者稱為「陽明先生」，王陽明哲學有一基源問題，就是理想的價值，如何落實在具體生活世界中，特別是在現實中，遭遇一個醜惡的客觀政治社會環境，與及個人經歷到極大之橫逆與挫敗，則價值之根源何在呢？若有崇高價值的體驗，又如何可以落實於污濁醜惡的現實中呢？

中國自古聖人之道，是要「內聖外王」，不單對美善真理有內在的體驗，也希望將所領悟的體驗落實在客觀世界，達至王道的理想得以實現。王陽明希望體悟聖人之道，但卻遇到一個宦官操控政事，陷害忠良的年代。在客觀世界中，外王之道是不可能實現。

聖人之道若不能經外王的客觀方式實現，那是否表示聖人之道永遠只留在「內聖」，而不能落實而客觀化呢？在缺乏聖君賢相以成就外王的處境，內聖如何得落實而客觀呈現於具體世界呢？這成為王陽明思考的基源問題，即「內聖如何落實為外王」的問題。也由此顯示，其思路的特色，是要使真理價值與具體現實世界接合，此即走向生活世界的反思。

王陽明在哲學上用一個核心理念，來打通心、性、理與現實生活世界，那就是良

知，良知的概念即成為陽明哲學的基石，貫通生活與本體的每一面。故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0]。陽明對良知的定義，是「真誠惻怛」，他說：「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11]。這本體是在生活實踐上自然領悟的。

這裏所謂心的「知」，在其感應之是非上知，即良知對所見萬物，會作出價值判斷，而在見事物中，作出知善知惡的判斷，同時作出「為善去惡」的實踐。至於良知的實踐就是「行」，即「為善去惡」，陽明以知與行本是合一，他說：「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這「行」就是「知」的意向發動，而這發動就是一個價值判斷，所謂「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12]。又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複那本體……有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13]「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14]。此中本體與實踐同一，本體就是一實踐的本體，實踐就是本體的實踐，如此本體與生活相即不離，而得徹底落實。

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

這是天理的自然體會，自然的真誠流露。這流露是在生活實事上，所謂「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5]。良知的作用是完全在實踐上見的。王陽明哲學言良知的真誠惻怛，虛靈感應，從生活世界開始，感通他人，感通各種事件，進而是要感通天地萬物，進而達到「大人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這是從生活通向宇宙整體的工夫。

他說：「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

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16]。此中言「實實落落」，即是具體生活世界中的實踐。其中「著力」及「著落」兩概念，亦明是指這種實踐。

實踐的第一步，是內心的謹慎，使心純乎天理，防範於人欲未萌之先，而克服於初萌之際，他說：「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然欲為此者，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17]。這亦即是慎獨工夫，後來被劉宗周所繼承。

這落實的聖人生活，並不離開「事」的世界，故說：「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18]。心意之動，必落在具體的「事」世界，致良知及格物等實踐，不能離此而別有運作，這是實踐所呈現的世界。

王陽明又將「事」與「實」兩概念用在一起，他說：「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其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19]。這一段將格、致、成、正與「事」和「實」連在一起。格物是在「事」上致良知，這「事」即「物」，為實踐致良知，所呈現的生活世界。至於誠意和正心，均是著實致其良知，這「著實」，就是在生活世界中的實踐。所實踐的，是「致良知」。王陽明用致良知來解致知，以之貫申格、致、誠、正四德目。而致良知必須著實，也落在事上，顯示致良知必不離生活實踐。

滿街聖人與愚夫愚婦

這種不離生活世界的思考，很明顯表現在他對滿街聖人與愚夫愚婦中有道之討論上，這原本都是孟子與中庸的觀點，孟子說：「聖人與我為同類者」。中庸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王陽明對此可

王陽明哲學言良知的真誠惻怛，虛靈感應，從生活世界開始，感通他人，感通各種事件，進而是要感通天地萬物，進而達到「大人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境界，這是從生活通向宇宙整體的工夫。

說深得其真傳。但陽明卻由於其特有的基源問題，重點落在具體生活世界的平實體會中，以使這聖人之道貫穿入愚夫愚婦的生活，並以之為一種修養的鍛煉。

《傳習錄》記載：「先生鍛煉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游歸，先生問曰：「游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在」^[20]。

汝止又名王艮，是陽明弟子中最高境界的人，年青時按古書製古衣冠，穿在街上招搖過市，見王陽明辯論兩天才服氣，成為弟子，後來開拓泰州學派。他說見滿街是聖人，是從古聖賢之論中推論，以自命境界甚高。

王陽明當然會同意滿街聖人，但卻提醒他，滿街人是否看你是聖人呢？聖人之體會，不是拿來自誇境界多高，卻在你是否自省真要成聖。聖人之道不是拿來誇耀，卻在乎自己的深切自省和在具體生活中的實踐。

其後陽明又對弟子說：「你們拿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21]。聖人之道，本始端於愚夫愚婦的生活，若自命為聖人，被人認為高高在上，則「都怕走了」。

其實聖人之道不離生活世界，與愚夫愚婦無別，王陽明強調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正顯明最高境界不離生活世界。

其後弟子讚陽明如泰山在前，他說：「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22]泰山象徵高，一般認為聖人境界甚高，像泰山之由平地拔起一樣。弟子更以此來形容陽明，但陽明卻指出平地比泰山大，平地無可見，故平地的人格，才是聖人，而不必有人品高下之比較。這段說話，明顯地又是復歸生活世界，這生活世界就是始點，是一平地，最高境界不離於此，無所謂高，這是陽明學的精粹。

回到事實，回到地上的愚夫愚婦生活中，體現聖人，陽明有關「理想如何落實」的基源問題，至此得解決。其基源問題的核心，即宇宙與人心的價值真理如何徹底落實生活的問題，至此正式在理論上解決了。

「本體—實踐學」之路：劉戡山的慎獨哲學

劉戡山思考的基源問題

明末哲學家劉宗周，講學於戡山，世稱劉戡山，他繼承王陽明心性之學，他的哲學基源問題，是反省王學發展成空談心性，太不落地。他重視人生當下現實，在視聽言動都能正直而合乎道德。他的老師許孚遠亦嘗告誡劉宗周：「為學不在虛知，要歸實踐；因追溯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考功力之進退。戡山得之猛省」^[23]。

劉戡山的實踐思想，非常重視生活中對善的持守，他反省一深刻修養問題，是心隨物而放失，失去主宰性，他說：「吾人有生，以後此心隨物而逐，一向放失在外，不知主人翁在何處」^[24]。他思考如何有一反求於心，以敬操存的工夫，說：「一旦反求，欲從腔子內覓歸根，又是將心覓心，惟有一敬為操存之法，隨處流行，隨處靜定，無有動靜、顯微、前後、巨細之歧，是千聖相傳心法也，學者由灑掃應對，而入至於無眾寡無小大，只是一個工夫」^[25]。所謂「隨處流行」、「灑掃應對」，都是在生活實踐中的反省，使心能主宰自己。他思考的基源問題，就是在具體生活中，使良知之心，持續而不流失，關鍵在正確的工夫實踐中。

《大學》與《中庸》講慎獨

劉戡山工夫的重心就是「慎獨」，繼承劉戡山之學的思想家黃宗羲指出：「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儒者人人言慎獨，唯先生始得其真」^[26]。又說：「慎之功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

聖人之道，本始端於愚夫愚婦的生活，若自命為聖人，被人認為高高在上，則「都怕走了」。其實聖人之道不離生活世界，與愚夫愚婦無別，王陽明強調愚夫愚婦與聖人同，正顯明最高境界不離生活世界。

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即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27]。這裏提出主宰，是針對劉宗周所言的問題：「放失在外，不知主人翁在何處」慎獨就是以心為主宰，心能主宰，即可謹慎孤獨之時，心不流失。這是純實踐的修養工夫。

「慎獨」的理念，來自《大學》與《中庸》，《大學》有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說：「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28]。《中庸》有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29]。

劉宗周以兩書所講的心性到最高的極盡處，是要慎獨來達至。他說：「《大學》言心到極至處，便是盡性之功，故其要歸之慎獨。《中庸》言性到極至處，只是盡心之功，故其要亦歸之慎獨。獨，一也。形而上者謂之性，形而下者謂之心」^[30]。心和性是同一的一個獨體，形而上的本體叫性，形而下的現實叫心，形上形下本為一，超越與現實生活不能二分。故一切崇高的體悟都不能與生活的實踐分開，故慎獨的哲學完全是實踐的。

劉宗周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31]。又說：「中為天下之大本，慎獨之功全用之以立大本，而天下之達道行焉」^[32]。「中」是喜怒哀樂之前的「氣象」，是天下之大本，所謂「慎獨」之學，就是在這大本上謹慎，是純實踐的修養工夫，由之而由大本開出現實生活三達道。慎獨的工夫，即君子在生活上單獨一人時，謹慎自己的道德人格持守，沒有人看見時，仍在思想與行為上堅持善。這是進入人倫日用生活中的實踐反省，在現實人生每一動念中，謹慎持守心

念的仁善正直。

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合

劉宗周說：「中庸是有源頭學問，說本體先說個天命之性，則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其中矣。說工夫只說個慎獨，獨即中體識得，慎獨二字則發皆中節，天地萬物在其中矣」^[33]。一切的源頭在天命之性，守這本體就可開出「道」與「教」，守這本體之性就在「慎獨」，慎獨守住「中」的本體，這概括所有工夫，使人生在實踐中，其本性之「中」即能「發而皆中節」^[34]。

劉宗周在《人譜·證人要旨》特別討論慎獨，並且強調了「獨體」，與古代的慎獨論不同，「獨體」是工夫論與本體論的結合，成為其哲學的核心，是一慎獨為本的實踐本體論。劉宗周說：「自昔孔門相傳心法，一則曰慎獨，再則曰慎獨。夫人心有獨體焉，即天命之性，而率性之道所從出也，慎獨而中和位育，天下之能事畢矣，然獨體至微，安所容慎，惟有一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35]。

所謂「獨體」，是人獨自一人時所呈現的心性本體，劉宗周稱之為「無極而太極」，即王陽明講的「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是心性的本體。劉宗周說：「獨便是太極；喜怒哀樂便是太極之陽動陰靜；天地位，萬物育，便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盈天地間只是一點太和元氣流行，而未發之中實為之樞紐其間，是為無極而太極」^[36]。獨體是儒學所言的終極本體，是太極、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乾坤萬有生化之基、亦是太和元氣。

這一切都統一為氣，氣就是宇宙人生的本體，劉宗周認為「盈天地間，一氣也，氣即理也，天得之以為天，地得之以為地，人物得之以為人，物一也」^[37]。理與氣統一，故說「理即是氣之理，斷然不在氣先，不在氣外」^[38]。氣的哲學落在「獨體」上，

慎獨的工夫，即君子在生活上單獨一人時，謹慎自己的道德人格持守，沒有人看見時，仍在思想與行為上堅持善。這是進入人倫日用生活中的實踐反省，在現實人生每一動念中，謹慎持守心念的仁善正直。

統一形上形下、本性與內心，超越與生活、內在與外在，同時也統一了本體與實踐。

李振綱指出：「『獨體』即天人相通的道德本體。它涵攝心性兩個方面。就性體來說，它屬於客觀超越的必然之理，故是形而上之超越本體；就心體來說，它內在於人，是人之心，所以說是形而下之內在主體精神」^[39]。

「獨體」既是最高心性天合一的真理，同時也是實踐之體。獨體是形而上的天命之性，在生活實踐中呈現其善，人謹慎守住不失，即在無人看到時，在思想行為仍沒有偏差，於「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就是慎獨。

凜閑居以體獨及藹動念以知幾

慎獨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斷自覺反省，劉宗周說明體驗慎獨是「凜閑居以體獨」，即在生活中體會。他說「閑居之地可懼也，而轉可圖也。此時一念未起，無善可著，更何不善可為？止有一真無妄在。不睹

獨體是形而上的天命之性，在生活實踐中呈現其善，人謹慎守住不失，即在無人看到時，在思想行為仍沒有偏差，於「獨處之時可為下手法」，就是慎獨。

不聞之地，無所容吾自欺也，吾亦與之毋自欺而已」^[40]。所謂「閑居」，就是日常生活，當獨自一人，心念未起，良知真實無妄地在那裏默默呈現，沒有不善。人必須在此時不自我欺騙，紮實地維持道德美善。這是在生活實踐上，落實道德人格。

慎獨作為道德人格實踐，是在「藹動念以知幾」^[41]，「幾」指微細之處，即在動念微細之處反省。劉宗周說：「獨體本無動靜，而動念其端倪也。動而生陽，七情著焉。念如其初，則情返乎性。動無不善，動亦靜也。轉一念而不善隨之，動而動矣。是以君子有慎動之學。七情之動不勝窮，而約之為累心之物，則嗜欲忿懣居其大者。

《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窒之功，正就動念時一加提醒，不使復流於過而為不善。才有不善，未嘗不知之而止之。止之而復其初矣」^[42]。

本體—實踐學

劉蕺山的實踐哲學，建立了實踐本體論，宇宙人生的本體是在人心性的實踐的過程中體現，人心性在活中的實踐是宇宙本體的呈現。當代哲學家成中英曾提出「本體—詮釋學」onto-hermeneutics^[43]，是存在本體衍生覺知，覺知又衍生本體的新維度，本體的新維度又引發新的覺知。存在本體與覺知本為一體，在實踐過程中，一體之兩面互動而互相豐富化，而形成存在本體開顯的過程。用本體詮釋學瞭解劉宗周，那是「本體—實踐學」(onto-praxis)，本體與實踐為一體之兩面，本體衍生實踐，實踐衍生本體的新維度，本體的新維度又引發新的實踐，不斷的實踐形成存在本體開顯的過程。是儒學的徹底落實為實踐。

劉蕺山的「本體—實踐學」，是明朝儒學最高的發展，是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完成，從純實踐修養中展示宇宙人生存在本體價值。他自己亦身體力行，抗擊宦官權貴奸臣，清兵入關之後，為中國文化尊嚴絕食而死。他亦以生命實踐去實現他所主張的，是以身殉道，完成了宋明理學的人生修養，而達至人格實踐哲學的最高峰。

之後即進入清代思想，實踐哲學由人格修養進到對歷史中大勢的分析，由歷史之勢而明白歷史之理，而教人在歷史由如何實踐，此即王船山之學。

[1]"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is to change it. Karl Marx " Theses on Feuerbach.

[2]《尚書·堯典》。

[3]同上。

[4]《論語·學而》。

[5]《論語·八佾》。

[6]鍾惺《鍾伯敬小品·先師雷何思習序》卷一(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三九。

[7]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敘小修書》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一八八。

- [8]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答李元善書》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七八六。
- [9]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注·敘竹林集》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頁七八六。
- [10] 《傳習錄》卷中，答顧東橋書。
- [11] 《傳習錄》卷中，答聶文蔚二。
- [12] 《傳習錄》卷下，黃直錄。
- [13] 《傳習錄》卷上，徐愛錄。
- [14] 同上。
- [15] 同註[13]。
- [16] 《傳習錄》卷下，黃以方錄。
- [17] 《傳習錄》卷中，答陸原靜書。
- [18] 《傳習錄》卷下，陳九川錄。
- [19] 《傳習錄》卷上，答聶文蔚。
- [20] 《傳習錄》卷下，黃省曾錄。
- [21] 同上。
- [22] 同註[20]。
- [23] 《劉子全書》卷四十，《年譜》「甲辰二十七歲」條。
- [24] 《劉子遺書》卷二，學言一。
- [25] 同上。
- [26] 黃宗義著《明儒學案·戴山學案》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
- [27] 同上。
- [28] 《禮記·大學》。
- [29] 《禮記·中庸》。
- [30] 《劉子遺書》卷二，學言一。
- [31] 同上。
- [32] 同註[30]。
- [33] 同註[30]。
- [34] 同註[30]。
- [35] 《劉宗周全集·人譜·證人要旨》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
- [36] 《劉子全書及遺編》，《遺編學言》卷二（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頁九八七。
- [37] 《劉子遺書》卷三，學言二。
- [38] 同上。
- [39] 李振綱著《証人之境——劉宗周哲學的宗旨》（北京：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頁五三至五四。
- [40] 《劉宗周全集·人譜·證人要旨》。
- [41] 同上。
- [42] 同註[40]。
- [43] Chung-ying Cheng, *New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 and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From Ming Dynasty Philosophy to Contemporary China

One of the developments of modern Chinese practical thoughts

In-sing Leung (Chief editor of Cultural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of practice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hen Wang Yang Ming introduced the “Un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Utilizing conscience as a core part of philosophy to open up the heart, senses and reason and unify them to utilize them in the “real world” and thereby “unify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Wang’s implementation of a “superior man’s” lifestyle does not leave the realities and events of the world and he emphasizes that this lifestyle must be implemented in the real world. Later on, Liu Jishan took up the same road of implementation of philosophy into the real world as he emphasized that the core attribute of effort and work is being self-disciplined when being alone. This attribute means to control one’s heart so that when one is alone one does not lose their heart or good intent. This is what he means by self-cultiv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he emphasis on self-discipline when being alone is the unification of work/practice and ontology. Liu Jishan takes this as the basis to establish practical onto-hermeneutics (Onto-praxis). The concept onto-hermeneutics of is created by prof. Cheng Chung Ying which maintains that life and the universe can be experienc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derived from the Being of humanity. Onto-praxis is the result of the hermeneutics used by Cheng Chung Ying to understand Liu Zongzhou. Onto-praxis has two faces in one body. Onto-praxis is derived from reality of life and then the reality of life is derived from the new dimension of the onto-praxis. The new onto-praxis then creates new realities of life. New realities of life are continuously disclosed by the opening caus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to-praxis.

Keywords: praxis, unity of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Conscience (knowledge of moral goodness), self-discipline when being alone, self-cultivation, onto-hermeneutic